

# 三獎

作品：

永夜談

得獎者：

Cry

Cry，本名洪慈謙，一九九二年生，日子過得太少，人生經歷不夠多，目前正處於尷尬的高三階段，突然覺得自己是一空白，所學的東西都填在考試卷裡了。所幸我愛音樂、愛電影，生活似乎有了聲色；所幸金門的天空很藍，心可以飛得很自在。



得獎感言：

這首詩想嘲笑那些放棄夢想的人，不只自己放棄，還想壯大自己的「團體」。有些酸，但更多的是冷，畢竟現在已經不流行「人定勝天」了，不是嗎？但年紀如我，像每個未到或早退者，誰不喜歡「天馬行空」呢？環境是我很難改變的，但偶爾「鬼叫」總是可以的吧？至少我仍默默地耕耘，試圖在城市裡找到一畝可以「綠」的田。就好像一個臥底，表面上和大家是一夥的，實際上卻只忠於自己，甚至深入組織中心，尋找組織漏洞，伺機脫逃，完成自己的計畫後再重新入會，反正他們永遠都不會拒絕想加入的人。

感謝林榮三文學獎給我的肯定，給我信心和動力繼續寫下去，讓我告訴自己這不是浪費時間（畢竟這不是我的正業），也讓我更加肯定，世界上還有很多壯麗的風景值得我陶醉，不汲汲營營於柴米油鹽不是罪過。（誰想把自己撐得跟田蛙一樣大呢？）

特別感謝評審鄭愁予先生，不過我不是後豐港的人（笑）。



## 永夜談

你們坐在火爐旁談論他的死亡

整夜 窗外下著濛濛大雪

「聽說他吞劍，那把伸縮式的。」

「聽說他走鋼絲，那條全新的。」

「怎麼會死？怎麼會死？這個馬戲團的。」

「聽說你們對他喊

小丑、小丑……

「可不是嗎？」

你們的笑聲迴盪在白色大教堂

清脆如猶大口袋裡的金幣撞擊

你們坐在火爐旁談論他的死亡

整夜 窗外喘著嘎嘎烏鴉

「聽說他服毒，那包過期的。」

「聽說他飲彈，那顆沒火藥的。」

「怎麼會死？怎麼會死？這個做麵包的。」

「聽說你們對他喊

喜慙、喜慙……

「可不是嗎？」

你們的笑靨綻放在白色死人骨頭上

潔白如墓地死神的鐮刀閃耀

你們坐在火爐旁談論他的死亡

整夜 小鎮執行著不是四月二十二日的停電

「聽說他本來要去跳巴黎鐵塔。」

「聽說他本來要去游尼羅河。」

「開什麼玩笑？開什麼玩笑？這個肢障的。」

「聽說你們對他喊

腦殘、腦殘……

「可不是嗎？」

你們將它丟進火爐燃燒

理直氣壯如當初丟棄自己的夢想

火焰舞動在他的死亡

熱度是你們感覺不到的光芒

「現在是晚上，沒有星月，沒有光。」

「當然，現在永遠是晚上。」

你們繼續談論他的死亡

無數的你們

無數的他

我在聖壇旁看著你們拿自己的肋骨燃燒

殯儀館的味道

「換你說說他的死亡，來火爐旁。」

我披上借來的斗篷

借來的鐮刀如你們的肋骨白森森

「哈！原來是老闆。」

你們坐在火爐旁談論他的死亡

整夜 你們坐在火爐談論自己的死亡



## 戲謔與冷酷

◎白靈

詩作中談論的死亡反映了社會的許多現實——社會弱勢者（小丑、喜憨兒、肢障腦殘）的孤立和邊緣化，也間接批判了人性本質就隱含了精神小丑、精神喜憨兒、精神肢障腦殘的荒謬特質。前三段的形式乍看比較制式化，卻也呼應了事不關己時，人們反應的制式化。第四段漸入佳境，由對他人死亡的漠視、旁觀、和事不關己的談論，到開始意識到自己死亡的警醒，有不錯的設計。詩中的「他人」到最後可能就是「自己」，nobody其實是anybody。由漠視↓到被點名↓到自覺，對任何人而言均是一漫長的過程。此詩將此漫長，由前三段的制式化來交待，好像我們在看不同電視節目、不同社會版的每一天每一螢幕時，一種目不暇給、過眼即逝的萬花筒感受。讀此詩時可假想有個A不斷在問話，到第五段A轉身改以「我」現身，我即是死神，此時面對死神的不再是他人，而是自己。結尾的跳脫，像是一語點醒夢中人。此詩具戲謔感，冷酷中隱藏可思、可辯的特性。